陽村先生集
說 傳 銘 贊 祭文

陽村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說類

舟翁說

客有問舟翁曰子之居舟也以爲漁也則無鉤以爲商也則無貨以爲津之吏也則中流而無所往來泛一葉於不測凌萬頃之無涯風狂浪駭檣傾楫摧神魂飄慄命在咫尺之間蹈至險而冒至危子乃樂是長往而不回何說歟翁曰噫噫客不之思耶夫人之心操舍無常履平陸則泰以肆處險境則慄以惶慄以惶可儆而固存也泰以肆必蕩而危亡也吾寧蹈

險而常儆不欲居恭以自荒況吾舟也浮游無定形苟有偏重其勢必傾不左不右無重無輕吾守其滿中持其衡然後不欹不側以守吾舟之平縱風浪之震蕩詎能撓吾心之獨寧者乎且夫人世一巨浸也人心一大風也而吾一身之微渺然漂溺於其中猶一葉之扁舟泛萬里之空濛盖自吾之居于舟也祇見一世之人恃其安而不思其患肆其欲而不圖其終以至胥淪而覆没者多矣客何不是之爲懼而反以危吾也耶翁扣舷而歌之曰渺江海兮悠悠泛虛舟兮中流載明月兮獨往聊卒歲以優游謝客而去

不復與言

贈李培之四畫說

曺溪釋竺芬新有善書畫聲同年李君培之得其所畫蘭竹梅蕙幷一軸持以示予曰吾愛此非愛畫也愛其爲蘭竹梅蕙也蘭之愛也以馨德竹之愛也以勁節梅也以淸蕙也以秀揭諸壁間終日對之可玩而不可褻若在九畹百畮之中而竹君梅友之在側也古之人有取其意是而不求顔色者焉予以爲如何予曰吁甚哉子之愛有合於古之聖賢也易稱蘭書記梅詩禮言竹騷詠蘭蕙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

夫草木之可愛者固多矣而未若玆四者之尤著也予嘗謂四者天下之尤物宜其為人所愛好也然人之愛物也亦各以類彼臧文仲之蒲玉茂之䅓其不仁信矣今培之溫言和氣貞姿毅狀接之令人起愛悅之心信乎其為君子人也故能不于彼而唯此是愛是其在我者有同於此知其可愛而愛之也非因得此而偏有是愛也然則吾之德是以交神明而人服美之者同於蘭之馨也吾之守確乎其不可拔而富貴貧賤舉無足以動其中者同於竹之勁也同梅之清同蕙之秀又不在是之外矣此所以愛之之心

悠然而動有不容但已者矣培之能因其所同而益致其所以同求之聖賢之書著之心胸之間服仁佩義其德益明貞心苦節其守益堅觀乎易而如其臭也則朋友之交得矣考諸書而如其和羹也則君臣之義合矣興於詩之猗猗則學問之道進矣得於禮之有節則德禮之器成矣至於騷人之飲芳食菲以涖務其四體而葩藻其文辭者亦爲吾之餘事耳何以蘭竹梅菊之愛爲哉其可愛者不在四物而皆備於我矣培之其懋哉培之名允藩廣人也

童頭說 金震陽 自号

雞林金君子靜買地構屋覆以茅自號童頭人有問
之者則曰吾貌澤吾髮未稀吾雖不能飮苟有酒无
問醇醨淸濁而不辞醉則脫帽露頂人之見之者皆
謂吾頭童故吾因以爲號焉夫號所以呼我也我童
者也呼我以童不亦可乎人以吾形呼之吾而受之
亦宜也昔夫子生而圩頂因爲名若字支離其形者
謂之支離疏傴其躬者謂之駱駝古之聖賢以其形
爲號者亦多矣吾其可獨辭耶且諺以爲頭童者無
乞食安知其非福徵也人老則頭必童又安知其非
壽徵也吾之貧不至於乞食壽又得享其考終則吾

童之德于我者爲如何哉富貴而壽考人孰不慕之然天之生物與之齒者去其角附之翼者兩其足於人亦然富貴壽考兼之者鮮矣富貴而不能保吾見亦多矣吾何慕富貴爲哉有草屋以庇吾身麤糲以充吾飢如是而終吾天年焉而已矣人以是稱吾吾以是自稱所以樂吾童也予聞之曰甚矣子之志有同於予也予之色烏人有目小烏者予亦嘗受之矣童也烏也非外飾也然亦由外而目之爾若夫中之所存則在吾所養如何耳顏如渥丹美而狠者豈可貌定其眞否耶金君以雄博之學閔敏之材立於朝

有年矣歷臺諫優游侍從華問大播人皆以遠大期之而其心謙謙然無慕乎富貴若將終身於草屋其所養可知已所謂吾無間然者其不在斯人歟蒼龍壬子秋八月中旬有二日小學

騎牛說 李行

吾嘗謂山水遊觀唯心無私累然後可以樂其樂也友人李公周道家居平海每月夜携酒騎牛遊於山水之間平海號稱形勝其遊觀之樂李君能盡得古人所不知之妙也凡寓目於物者疾則粗遲則盡得其妙馬疾牛遲騎牛欲其遲也想夫明月在天山高

水闊上下一色俯仰無垠等萬事於浮雲寄高嘯於清風縱牛所如隨意自酌胸次悠然自有其樂此豈拘於私累者所能爲也古之人亦有能得此樂者乎坡公赤壁之遊殆庶幾矣然棄舟危則不若牛背之安也無酒無肴歸而謀婦則不若自携之易也桂棹蘭槳不旣煩矣乎捨舟而山不旣勞矣乎騎牛之樂人孰知之及於聖人之門其見喟然之嘆無疑也

右騎牛說予少佐也失其藁今三十餘年矣

一日坐政府與參知崔公適語偶及李公騎牛之事崔公因誦此說無遺蓋崔公嘗從李

公於乎海者也誦之三十餘年而不忘予聞
而喜請書以故雖其辭語鄙拙不足以觀然
李公志尚之高崔公記識之強因是而可見
也故録而藏之以附家集云時永樂甲申冬
十月日誌

義民字説

庚申之夏予承乏祭酒試入學生有李氏子曰敢中
其遂貌清而秀言簡而理樞衣稽經禮甚度而問甚
切聞義勇為不肯選軟畏縮逡巡而自怠厥後學益
進擢魏科躋清秩舉於賢良歷典二郡剛明果斷所

至有政績人皆期以台鼎而乃欲樂於畎畝自號添丁子及予在謫量移金海也添丁子爲府倅以予舊擧將待之厚而恭予忘其流放而樂處焉一日請字於予予曰幼名冠字字者朋友之相命也予與子舊其何辞然吾有聞焉昔玉川子生子名添丁今吾子自名其義何居子笑而不答予曰子之志其不慕不義之富貴而寧欲與齊民爲伍者歟其勇於爲義而安於守常者歟樂天知命而無求者歟讀書誦詩而尙友者歟人不勇於爲義則頹靡不自振而廉耻喪不安於守常則冒進不自重而諂佞興樂天則守常

益堅尚友則為義益力矣子之志若是盍字之曰義民於厚伊尹之耕莘野自稱為天民伯夷之餓西山人稱為義士其終之出處雖異而始之所守則同所謂易地則皆然者也今夫人之所期者台鼎也子之自處者畎畝也達台鼎則義申於一世窮畎畝則義存於一身位有窮達而義無所不在矣雖然窮達在天而存之在我在天者難必而在我者可勉宜吾子不苟慕而安自守也吾知吾子不能違人望而常安於自處異日為蒼生一起義烈之振當耀於一時而垂後世矣其本自存諸身者始子其益勉於為義可

也

李氏兄弟名字說

李氏子兄曰與點弟曰思點問字於予予字與點以尚友思點以尚志因語之曰冠者五六人童子者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是點之心樂與朋友共者也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是點之志能與聖人同者也夫聖人以天地為體而使萬物各正其性命聖人之志即天地之心也點之志所以能同者何也蓋點之學所見已大胸次悠然氣象從容天理常行於日用之間而人欲已絕於念慮之中故能與冠

童之友咏歸於春風和氣之中而同其所樂者焉早高旣陳而物我無間秩秩然而序雍雍然而和奐愉優游正大高明已髮鬚半老安友信少懷之天矣此其所樂不越乎朋友日用之常而其志能契於聖人天地之大者也嗚呼士生於千載之下所尚友者古人也居於無位之地所高尚者立志也然則所尚友者非聖門之徒歟所高尚者非聖賢之志歟學者苟能心廣體胖使吾胸中無一毫之累而出萬物之表則超然之趣悠然而樂兀然積於內而藹然發見於外作止語默之間吟風弄月之際怳然自有吾與點

也之興雖隔千載爲可與比肩矣與與點乎其不可尚
友乎抑所以致此者有本焉非仁不居也非義不爲
也戒懼而守之於其靜省察而謹之於其動能使天
理常存而人欲不萌日用云爲無適而不然窮通憂
樂無入而不得仰不愧俯不怍然後胷中泰然自有
其樂聖賢雖遠而可與同歸矣苟或立志不高用功
不篤則天理日微人欲日熾吾之身心役於事物營
營而勞戚戚而憂雖有一得之樂亦且患失而悲其
躬不閱況能及於朋友歟其心既陋況可望於聖賢
歟故立志不可以不高也思點乎其不可尚志乎志

聖賢之志學聖賢之學斯可以尚友於古人也雖然曾點狂者也行有不掩焉者也得曾點之所見而無其所失者亦在乎立志與為學焉嗟爾二子勗之哉

成自玉說後 石璐

吾同庚昌寧成君字自玉三峯鄭氏說其義盡矣予奚庸贅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故芻蕘之言或有補於君子余又何辭焉天下之寶莫若金玉若大雅歌文王曰金玉其相以天下之至寶喻聖人之至德也然金可變而玉不可變故君子尤重焉執有圭行有佩而無故不去身所以比德也溫潤而栗然爲其容經

確而不變為其志宜君子自玉其身也由是而充之聖人之至德亦可以企之也充之如何切磋琢磨而已矣故記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自玉其勉焉

崔子固說後 閑

設關以固其國則外侮不得以乘之持敬以固其志則外物不得以奪之雖有小大之殊守之之道一也然國非徒恃關之險在乎固本而已踐華為城因河為池秦之關可謂險矣戍卒一呼函谷失守險果足恃乎是知城池險固非所貴而固本安民之為急書

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是也反之於身亦然操則存捨則亡者此心也此心之發有善惡之殊不可不主敬而實其善而去其惡也先儒以誠意爲善惡關觖過此關毋自欺而必自慊則其守可謂固矣由是而心可正身可修國與天下可理平也故君子於其靜也必加操存涵養之功其動也必致省察克理之力主敬之功無少間斷然後天理常存人欲自消富貴貧賤死生榮辱相代乎前而其志益固凡天下之事物舉無足以動其中也不然則威儀雖飾於外臨利害而不變者鮮矣故威儀之飾非敬也池城之險非

固也本末備舉內外交養然後為至也吾友大寧崔氏名闢字子固其以是體於身施於國斯其名字之無愧也

子虛說

貞齋朴先生高麗壬寅科狀元也資禀端謹學問精博為一時縉紳之秀初諱實字子虛後改宜中字仍舊嘗謂予曰吾嘗取曾論實若虛之說以為名若字後改今名而字不改子為著其說以貽吾子孫予以鄙拙辭不獲告之曰君子之學德欲其務實而心欲其謙虛虛者即吾心之本體而衆理之所具也故欲

正心者必虛其中而後私欲不留而天理常存行道者亦虛其心而後驕吝不生而已德益尊是虛者實之本也故先生之於前也旣以是爲名字而自勉之然君子之爲學將以措諸事業也能措諸事而不失其時宜者唯其中而已矣上而堯舜湯武之所以治下而孔顔思孟之所以傳皆以此中也然所謂中者有體有用方其未發而極其虛以守其無所偏倚之體然後有以發而中節以全其無過不及之用是虛者亦中之體也故先生之於後也又以是爲名字而益勉之先生進德修業之序明體適用之學觀其名

字而可以知其用力矣盖先生之學專用心於內故
持守旣密而不敢以是自足充積旣實而不敢以是
自滿彛倫日月之常動靜語默之際以至夫窮通患
難之中凡所以自處者每欲必合乎其宜是以魁大
科歷顯仕以登相府而其氣無驕矜奉使於兵交之
日拘留敵國命在晨夕其志不少挫卒能以專對之
才完我封彊爲功旣大斂而閒居窮約自守若寒士
然是繇其心能虛而有主故其德能實而有常所以
現乎事爲之上者皆合乎時措之宜如此其卓卓也
昔先生之爲講官於成均也予始鼓篋而受業由是

從游者數十年之久故知先生甚詳為著其學問事業之大略以為其說非敢佞也建文三年秋八月既望

安石說

吾友平原趙公諱璞字安石請予說其義夫玉在石中為璞玉溫閏而石麤礪其類有美惡之不同然玉之始也非石無以類其精而成其質其終也非石無以攻其瑕而成其器是則石者終始成乎玉者也且詩不云乎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先儒以比君子因小人之横逆而增益其德此又取譬之最切者也趙公之為字所以不忘本也亦所以不忘戒也不忘本德

進於厚不忘戒德進於修此二者進德之急務趙公以此而自勉常切磋而琢磨之故其溫厚之氣堅確之質遜其瑕而成其義貴重如瑚璉尊嚴如介珪潔如璜直如鉉和如鳴球信如寶重器無所不備而德無所不全矣然公豈以是自足哉宜益勉之以至于大成之地金聲而玉振之可也公以開國元勳仍有定社佐命之功三與宗盟勳烈既著位亦高矣然公之所當效忠於國人之所以注望於公者非止於此而已也古之相天子有勳名者晉有謝公宋有王氏其名字同人謂公有慕於二公而字之者非知公者

也二公成效亦各不同文章知術謝不及王而雅量安靜王亦不能及謝也今公經術辯敏似王而風流閑雅似謝是有二公之長而高明正大義理之養心非二公所敢望他日輔相之烈致君澤民之效當以伊周為法豈晉宋之足云乎

三友說

吾鄉永嘉有隱君子金氏者早仕于朝以耿介疾惡不苟容聞出宰川郡務去民蠧常曰為治如農夫先鋤其害苗者故所至吏民畏憚不敢為奸及退而居于鄉也常以撥之有鏵者刈之有鐮者與夫鏵之

短而銛者自隨號曰三友草之可芟者鋤之木之可剔者鐮之凡物之可削可礎者亦隨而刀鑢之必使佳卉義草條暢挺直布列得宜而惡木叢莖不得雜然蔽翳於其間故其庭除洒然而淨田園整然而治一鄉皆矜式焉兵部狀元金公亦鄉人也其來京也請予三友之說者六七至而不懈予既欽金氏之風又重兵部之請敢以蕪荒茍辭歟吾嘗聞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此人之所當勉學以審其交際者也然吾同類故雖有損益之殊而皆可友也之三物非吾類又可與之為友歟占之人亦有友非吾類者

焉白樂天以詩酒與琴為三友曾端伯以九花與酒為十友是雖非類亦足憑之以娛心而寫憂則謂之友也亦宜今夫錘也刀也鑷也物之微乎微者也見之不足娛吾目用之不足紓吾憂比之人吾役也非吾友也取以為友抑有說歟蓋友所以輔我也同道而友輔其德同志而友助其事苟同道而志合雖貴賤之不倫亦可與之相友矣吾之志在疾惡彼之力能去惡吾用其力以遂吾志焉可棄而不為之友乎夫養嘉穀者必去稂莠種蘭蕙者必剪荊棘亦猶治心必去其利欲治國必除其邪佞也然治心其功在

我治國其命在天皆非有待於友也獨在物而能去惡可取以為友者非三物乎此隱居者所以有志於除惡而不能施於有政內而治之於心外以現之於事者也故其操守益堅其節義益高乃與其所養之嘉穀所植之佳卉日進於榮茂而蕃實矣視彼樂天端伯徒取夫娛心而寫憂者以為之友其終不至於蕩然而喪志者幾希矣然則金氏之所友真孔子之所謂益友而二子之所友真所謂損友者歟吁予之茅塞也久矣安得資益友之力以治吾心田之荊棘乎

金公經驗說

前判事金公來語予曰嘗任博州有客從我者中蠱毒彌年不瘳咽針細腹鼓大不能食飲殆將死矣一日甚悶欲見我匍匐而至氣息奄奄然予憫之問所欲食荅曰無可欲予妄謂燒酒能下胷中滯氣使飲一爵其人便辭予復強之連進三爵其人便醉匍匐出外欬嗽甚劇予懼其死也使人往視之俄報云吐肉佛欬視之滿盛皆生虫也又嗽良久復吐一塊差大皆死虫倍前數其人身心便洒然不覺痛處即起立至庭下拜謝其患永除又有家奴忽中風外腎皆

臟腹中唇吻手足已緇黑將死矣子不知療治之術妄意降氣可令腎出和鹽水中著萆麻子滿盛焉擂使其奴入卧浸良久腎始微出更添熱水復浸良久腎即盡出病遂差此二事皆非前聞予妄意而為之皆幸中焉其術甚易其效甚速予欲人人廣聞而盡知之也故常以語人又謂不若托之書之愈廣且久也故敢告子子曰醫者意也能以意料度而用藥然後可以治病豈盡拘於旧方哉公可謂善醫矣予嘗聞近日有善治食肉毒者秘其藥不敢告人善醫焉者亦然盖欲神其術而獨專其利其心之隘而不弘

如此令公爱人之心救人之切發於至誠故能隨病

善意以活人命又欲廣其聞而傳之久既告之於人

又托之於書仁心之廣陰德之厚豈易量哉故樂書

之以廣其傳焉

金氏名字說 字學源

吾友文化金氏子曰泮好學能文有志於道者也子

之爲賛議政也泮錄檢詳事言行端謹職務勤恪予

固愛之未幾以親老乞隣郡出宰鐵化視事之暇往

來定省吏治既修子職無曠及見代來京又從予讀

禮其志不安於小成也又書予所著禮記淺見錄畢

月不怠愈久彌謹子益重之一日請字子曰古者朋友字之是子之責也夫泮諸侯之學子以是名之是有志於學也學貴乎得其本源學記曰三王之祭川也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是謂務本是使學者先務用力於本源也聖人之道源乎洙泗流乎濂洛溢乎四海而吾朝鮮亦在東漸之內其源雖遠其流一也苟溯而求之其源可窮沿而不止河海之大亦可至也吾夫子川上之嘆其旨深矣孟子就其切於學者之事以有盈科之喻乃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有本者如是其示學者進學之功明且盡矣及考亭

朱子方塘之詩源頭活水之語尤為學者警策是其
本源只在吾心方寸之天亦人最切悉有前賢所未
發者學者於此而用力則

蹈服闋閱書籍得是藁蓋因疾篤未克成篇
讀之悲涕不忍湮沒并錄卷末云

傳類

司宰少監朴強傳

朴強寧海府人也世為本府吏寧海即古德源都護
府東女真入寇城陷降為知官以所管甫城歸于福
州舉邑耻之莫得申理時強之曾祖成節適為上計

吏如京遂訴于都堂聞于內陞為禮州牧復還甫域鑄州牧印以賜至今所用即其印也州之人士仕于朝者及居鄉者皆歸功于成節聽其免役成節曰吾今老矣雖免吾役不復能為士矣請免吾子孫衆皆曰然署牌以給故其子學如及其孫天富皆不役于鄉天富卽強之父也玄陵潛邸在燕都天富實從之天富有力能以一臂擔玄陵周麾而呼玄陵樂而愛之及明陵薨帝命玄陵為王車駕將啓行本國官者龍鳳有寵白于帝替立忠定其從玄陵者皆附新君獨天富入見玄陵悵然曰惟爾尚獨在耶雖孤豈無

歸國之日爾留當與我偕行孫若得返不敢忘孫令欲往上都爾能從我耶天富跪曰臣唯命矣遂奉以往或騎背負而行後未及繼統之日先自燕浮海而來舡敗而死至正辛丑紅賊陷京城玄陵幸安東遣軍收復强始應募從摠兵官鄭世雲及將戰賊於城中築寨拒守諸軍不得進强乃下馬入一屋得板扉擔以進爲楯而上援劒大呼賊登寨者皆懼而墮自相蹂躪强隨而下亂斫數十級諸軍繼進開門入斬賊魁沙劉由是大捷摠兵官壯之欲超資以賞擬以中郎置簿而記既而三元帥殺摠兵官由是不得如

所擬乃拜散員歲癸卯從元帥朴椿赴泥城二渡江偵伺以勞除別將于時叛臣崔濡立支㷊嘗爲僧者爲王侵彊陷隨州諸將拒却強爲先鋒追奔至鴨綠江而還又陞郎將乙巳上聞強勇功且念其父負曳之勞召見之令衛士有力者相抵衛士連跌上大悅賜廩米俄授中郎將命充宿衛丁未倭犯西江遣羅進等泛海追捕與強俱上賜鐵甲弓劒遇倭屢捷洪武辛亥冬佐元帥李希泌往攻鬱羅山上又賜馬以遣攻城先登獲其渠帥既還拜司宰少監累遷禮儀摠郎厥後退于鄉丙寅國家遣元帥陸麗鎭寧海強

又從之與倭戰於雞林松羅村奮劒斬五六級陸公
申報于朝加中顯書雲正戊辰十月爲丑山島兵船
都管領倭艦奄至圍我船將侵寧海城彼衆我寡人
心洶懼強一箭射中賊魁連中四五級賊即觧圍去
不敢復来一郡迄今莫枕強之力也己巳冬予謫寧
海始知強日来謁予禮恭言寡粗知書聞予講說亹
亹樂聽不能去予以為謹厚者而重之未嘗知有異
能也前判事白公瑨亦居是邑少仕栢堂嘗爲揔兵
官叅佐掌文簿引強與俱親自擔扉拔寨者也具為
予語之然後知強勇且有功而不伐益可重也時強

年已五十九膂力不小衰軀幹魁奇鬚髯輒張性不
能飲酒鄉人戲曰觀其貌若可飲數斗而其口不能
吸一滴大抵壯有力者多使酒強不飲又可尚也嗚
呼辛丑之難能先登克復都城癸卯之役為先鋒糾
逖王慝其功不既大矣乎自兵興來忠義之士見危
授命奮臂先呼冒白刃摧堅鋒得雋制敵以立異效
上無薦拔之知下無紀述之友數奇不侯事泯不傳
卒死閭巷草木同腐幾何人哉是可哀也已故於強
為立傳云

優人孝子君萬傳 優人諱弼才人

君萬者晉之伶優君子之子也洪武己巳冬君子夜
被虎搏君萬呼天待朝挾弓矢入山虎食之盡負嵎
視君萬哮吼而前吐所食支節君萬一箭殪之遂拔
劒割其腹盡收遺骸焚而葬之時隣郡固城又有一
老有子七人者得疾巫言有祟當避七子信然舁出
屋後露宿七子環侍而卧夜半虎攫其父而去七子
睡熟皆不知及覺以為還屋入而問之則無有也七
子遑遑莫知所歸朝有人來言夜過某藪有人聲甚
哀於是往而求之虎食未盡遺其半體而遁七子皆
惴慄無能追者竟不得其肉但以半體歸葬嗚呼君

私能以獨力直犯虓虓之威以快其讎彼以七子之
多而不能何其死喪急難之際哀慟迫切之情施於
至親者有不同若是歟可勝痛哉史論曰七子非孝
之罪非特不能如君萬而已也居致其安病致其憂
人子事親之常節也親老且病偃卧于床不謹嘗藥
之禮不奉燠室之安反信巫覡妖妄之說以其老羸
疲瘵之軀置之風霜寒凜之地其罪一也危侍疾者
不脫冠帶而寢彼七子置病父於虎穴舒身展體安
然熟睡至不知虎之搏噬其有致憂之心者乎其罪
二也死喪之威兄弟孔懷言其至親之情有所不能

自已也兄弟尚爾况於父乎方其回顧遑遑求而不得之時及見殘骸敗血狼籍塗地之後哀痛迫切於是爲甚不暇恤吾身利害必欲爲化者一劑之以快其讎庶可小申其痛彼七子旋旋不變畏縮而莫敢攖其罪三也昔黃香一女子也能跨虎而脫其父姚氏亦一女也能毆虎而全其母以一女所能而七子不能其罪四也縱皆駑弱無能施力苟有泣請鄉隣欲與同赴其誰不從其罪五也伶人所知者諛諂而士之所守者禮爲士者七而反不若一伶其罪六也養主不足以當大事唯送死可以當大事故卜其宅

兆而安措之所以慎終也吾親安於土地然後吾心安焉彼七子但以半體納于壙中棄其餘於虎屎而不收於汝安乎其罪七也父母之讎不共戴天彼不得及其時而讎其虎則後雖得虎而臠之安知其為所食者乎是七子之讎無時而得復其罪八也親讎未復寢苫枕戈遇諸朝市不反兵而鬪七子於白額雖不知其所食者常枕戈兵必欲盡殪終吾身而後已彼七子者能然歟其罪九也於所厚者薄將無所不薄彼既薄其至厚者矣復能厚於所薄者歟其罪十也嗚呼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可勝痛

哉若夫君萬非能虓虎而已虎視君萬吐其所食則誠孝所感雖悍獸猶不得自安飽若服罪然豈不益賢矣哉

儒生裴尚謙傳

裵爲興海郡籍有名晉者始登第受田世食之晉生永寬永寬生得儒即尚謙之父也得儒爲兒甚驕俠持杖懷石邀人於路必擊辱之里巷人爲之避聞其來不敢近年未弱冠父永寬遊燕不返而死得儒聞之奔往收其骨歸葬于開城及壯始筮仕中軍初不識字旣仕日問於友夜歸以指畫于膝上頗能知之

以文村聞辛丑之後克復京城與有功累遷至監察糾正乙巳出刺沃州政績以著及代退居于鄉抗直敢言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又不惑於異端力闢其非一鄉敬而憚之不敢為惡人有所為非是即相戒曰裴沃州聞矣其得人畏服如此尚謙稍知書避倭喪父家產始盡田又革制歸于公甚窮寒庚午春予之謫來也得儒歿已十年矣郡中耆舊稱道不已盖剛正嫉惡者也尚謙一見予欣然如舊識晨夕不離側夜又伴宿焉乃益勤觀其心盖慈祥好賢者也為人恭巽無欲上人之心故鄉之人雖賤且微者皆狎而

易之尚謙不以介意夫其父以剛為一鄉所憚其子以柔為一鄉所狎是何父子天性之不類若是歟雖然嫉惡者君子之德也好賢者亦君子之德也洪範三德剛與柔相濟然後成正直平康之德天將厚裴氏之慶使柔而濟剛以啓正直平康之德也歟疾惡者未必不好賢好賢者未必不嫉惡要其歸有不同者鮮矣子以罪竄于朝雖舊要者往往背馳而去若將為累尚謙能不恤其然日相從以問文學為事今雖為鄉人所狎亦不苟同於鄉人之所謂是則其心非剛者能然歟其氣柔而和其行恭而巽其心剛而

正即所謂正直平康之德也尚謙果能益勉於學變其氣之偏克其德之美外以行乎柔不悻悻而許於物內以守乎剛不拘拘而屈於慾則正直平康庶可以馴致而三德克全可不負天之厚之之意矣尚謙其勉焉予既聞得儒而慕之又得友尚謙而愛之吾力不能振其窮而厚意不可以虛故為之傳因以勗之云

陽村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陽村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跋語類

天文圖詩

右天文圖石本舊在平壤城因兵亂沉于江而失之歲月既久其印本之存者亦絶無矣惟我殿下受命之初有以一本投進者殿下寶重之命書雲觀重刻于石本觀上言此圖歲久星度已差宜更推步以定今四仲昏曉之中勒成新圖以示于後上以為然越乙亥夏六月新修中星記一編以進舊圖立春昴中於昏而今則為胃二十四氣以次而差於是因舊圖

改中星鐫石甫訖乃命臣近誌其後臣近竊惟自古帝王奉天之政莫不以曆象授時爲先務堯命羲和而秩四時舜在璣衡而齊七政誠以敬天勤民爲不可緩也恭惟殿下聖武仁明以禪讓而有國中外晏然躋于太平卽堯舜之德也首察天文以正中星卽堯舜之政也然求堯舜所以觀象制器之心其本只在乎欽而已恭惟殿下亦以欽存諸心上以奉天時下以勤民事則神功茂烈亦當與二帝並隆矣況此圖勒貞珉永爲子孫萬世之寶也信矣哉洪武二十八年冬十有二月日

歷代帝王混一疆理圖誌

天下至廣也內自中國外薄四海不知其幾千萬里也約而圖之於數尺之幅其致詳難矣故爲圖者率皆疎略惟吳門李澤民聲教廣被圖頗爲詳備而歷代帝王國都沿革則天台僧清濬混一疆理圖備載焉建文四年夏左政丞上洛金公 士衡 右政丞丹陽李公 茂 燮理之暇參究是圖命檢詳李薈更加詳校合爲一圖其遼水以東及本國疆域澤民之圖亦多闕略方特增廣本國地圖而附以日本勒成新圖井然可觀誠可以不出戶而知天下也夫觀圖籍而知

地域之遐邇亦爲治之一助也二公所以拳拳於此圖者其規謨局量之大可知矣近以不才承之叅贊以從二公之後樂觀此圖之成而深幸之旣償吾平日講求方冊而欲觀之志又喜吾他日退處環堵之中而得遂其臥遊之志也故書此于圖之下云是年秋八月日誌

別願法華經跋語

上即位三年秋八月有日都承旨臣尚敬傳旨于臣近若曰予以否德迫於群情推戴代王氏以有國玆不獲已慚德是多將欲保全其族與國咸休不期小

腴反生疑懼潜謀不軌自速覆亡臣寮耆舊咸請舉
法予不敢違深用悼焉斯豈予本心哉既不得並生
於斯世宜當導冥遊於彼岸爰發誓願俾以金書成
妙法蓮華經三部欲令王氏宗族普及法界含靈俱
仗眞乘速證妙果又念茲經之成所費雖少皆出民
力不可不慮冀推餘澤以利臣民而已非敢為寡躬
祈福也爾筆予之意以誌卷末臣近承命祗慄俯伏
而言曰恭惟殿下聖德受命代暴以寬市不易肆民
不見兵不崇朝而大統以定國家清明萬姓悅服是
舜禹之所以興而湯武之所莫逮也優容先代之後

必欲保全以永厥世至其稔惡生釁然後治之以除
禍亂猶且憫其亡而追其福德者終始恩及幽明仁
之至而義之盡也彼若有知必感愧於冥冥之中而
圖報無窮矣又慮斯民財力之出欲其共享於利澤
勤恤之念至深切矣是宜群心感悅天命保佑深仁
厚澤培養國脉以傳億萬世無疆之休矣若夫蓮經
微妙之旨聞者卽獲受記以證佛果故其功德之勝
非可以言語形容臣奚庸贅焉

水陸儀文跋　奉　教撰

自古王者之興必有仁厚之澤深結人心以洽幽明

然後天佑民歸而大命集焉前朝之季政殘刑暴令
我主上殿下以寬仁大度周旋其間慜念無辜多所
救活其有死者必加昭雪以釋其寃所謂仁厚之澤
結人心而洽由明者至矣是以中外人心咸願推戴
以爲君及正位號首下寬旨不刑一人朝野又安其
於王氏宗族必欲保全分遣于外俾獲安宅至拔其
賢者以致于朝將期永世與國咸休而王氏爲天所
廢自就覆亡越三年甲戌春有敢議以謀變者群臣
請罪以除後患殿下不獲已從之隱痛之念常切于
懷欲修冥資以慰魂魄其秋金書妙法蓮華經三部

特於內殿親臨轉讀又印水陸儀文三七本命設無遮平等大會于三所各置進經一本儀文七本永藏其地俾以舉行其一則在天磨山之觀音窟爲高王氏之處江華者也其一則在某州某山爲處三陟其一則在某州某爲處巨濟者也

經濟文鑑監司要略跋

監司之設尚矣宣上德而達下情懲豪猾而惠困窮一言而人以勸一言而人以警其任顧不重歟然古者秩卑今則擇兩府之賢而有才望者爲之位與權俱重矣位重則人益敬之權重則人益畏之以一人

之身而居衆人所敬畏之地必其德行施設有以服
乎衆人之心而後可也爲監司者可不自重歟今我
殿下以判中樞事李公曾鎭全羅有威恵民所敬服
即命觀察于其道將行三峯鄭相國抄録同漢以來
至本朝監司沿革得失之跡附以先儒所論之説又
以善最作考課之法定其分數使刺擧者有以依據
名之曰監司要略以贈之約而盡詳而切爲監司者
所當服膺者也其定分數先其德而後其才者德爲
本而才爲末也長於德而短於才者猶不失爲善人
優於才而劣於德則亦不免爲酷吏今之課者率先

才而後德故凡爲吏者多不以恵民爲念而惟事功是急民不見德而受其病由監司者課之失其倫也故相國特舉而表之以明其先後之序此又爲監司者所當先知者也至其所謂不可過爲寬厚者以其施於州縣之吏者言之爾若夫民則徵歛之苛而割其心差後之煩而弊其力爲病極矣務以寬厚撫之猶患其苦況敢忍以嚴峻加之哉是亦不可以不言也故并及之

曹溪拈頌跋

佛氏之書多至數千卷然其言曰未嘗說一字盖自

拈花一笑以來二十八傳而至達磨不立文字直指人心又六傳而至能一言頓悟空術益顯居于曹溪以傳其法至今學禪者皆宗之說玄說妙如捕風捉影不可措手高麗眞覺國師又恐學者流於幻妄乃集歷代諸祖問答說話九一千二十餘條合三十卷名之曰禪門拈頌自是海東學曹溪者莫不究心於是書蓋佛書之多而曰不說一字者以其妙處非言語文字所可喻也故學禪者當直透玄關雖佛經且不用何況此古人糟粕乎然修諸身以心喻諸人以言傳諸後必以文則言語文字又有不可得而廢者

矣抑所謂言語文字皆心之著也而有二乎哉今曺溪無影形公印拓頌若干部欲廣施而遠傳求予跋予曰磨塼不可得鏡攢紙不可得出以此書自求道殆類此矣又以望於人無乃益遠乎然公非不知此者而必為之必有其意捨此不得泥此不得不捨不泥而有得斯得之矣但未知所養所得與吾儒勿忘勿助活潑潑地者為知何也此皆學者事爾故并舉似公當為我下一轉語

鄉藥濟生集成方跋

右濟生院鄉藥集成方為惠斯民作者也初左政丞

平壤伯趙公浚右政丞上洛伯金公士衡燮理之暇
惻念窮民病莫能醫欲以廣濟同知中樞金公希善
與之協力置濟生院畜藥以施又與醴泉伯權相仲
和將其嘗所撰著鄕藥之方更加裒集勒成全書將
以頒諸中外傳諸永遠俾觀者皆知隨處而有藥隨
病而可醫又慮牛馬之病誤藥致死爲集其醫方其
仁民愛物之心深且切如此哉建文紀元之歲其書
既成而金中樞觀察江原命工鋟梓以壽厥傳吁以
平壤上洛之仁厚總其事醴泉之精博纂其書而金
公又能勉力終始其功四公所以嘉惠東民者當與

此書並流萬世而無窮期矣幹是院事者西原君韓
公尚敬 順興君安公敬良金君元冏許君衡李君悰
房君士良皆有勞於此者也故并著之卷尾云蒼龍
己卯夏五上旬有日

書蘭坡先生詩卷後 居仁

清川李相國吾父執也蘭坡其號壽父其字嘗求詩
文於名公卿間志尚甚高苟非其人雖工不取故其
所得杏村書益齋樵隱牧隱二三公詩若文數篇而
已一日不鄙予携以示之命以文余以不才敢踵諸
先正之後而爲之說非所宜也然公有命敢不敬從

惟公先世勳德相襲始祖國公及文貞公尤其傑然者也公自幼嗜尚異俗為家不問有無所蓄者書畫琴碁所植者梅蘭松竹所畜者或鹿或鶴有一物不備則歉然必求而致之然後快於心客至必洒掃焚香設酒煎茶吟哦唱酬酒酣或令女奴絃歌懽洽而罷不至亂揚歷清顯出入中外所至必守法不阿勳有聲績及至晩年位登侯伯寵遇益隆聲望益尊而其所尚不變澹然有出塵之想且公風神清朗儀表洒落白髮頳紅顔霜輝玉潔望若神仙無一點塵累觀其貌可以得其心也昔前朝裴王謂文貞公以秋霄

明月擬其冑襟觀公風致可謂無忝文貞矣自今公之子若孫亦必以公淸高雅尚爲法而謹守之則公世德之傳當無窮矣

學則跋

建文三年辛巳夏皇帝遣通政寺丞章謹文淵閣待詔端木禮持節奉誥命金印來冊封我王將還以翰林學士河南高公遜志所著學則一篇獻王盖欲導施于東方之學者以廣聖朝同文之化也惟時平壤府尹鈌城李公傳寫一本命工鋟梓求予誌其後予得而觀之性命之理學問之方經史子集之奧文章

書法之妙允為學者之事所當知者靡不詳擧而畢陳之辭簡義明便於初學使之朝夕講誦知其趨向之方由其塗轍之正以漸而入悉考其全而盡學之則所謂陟崇自卑陟遐由邇者其益甚大誠宜學者以為之則而盡心也李公侍中文貞公杏村之嫡孫好學樂善君子也出入將相所至有聲績觀此一書之刊亦足知其志尚也

新刊釋奠儀式跋

古者釋奠于學其禮極簡其詳不傳也自唐有開元禮宋有政和新儀然亦廢墜多莫之行紫陽朱文公

每嘆於此屢請舉行且有志於改正其節次而卒莫之就寧國府學所刊儀式乃先儒孟君之縉取紫陽釋奠儀湖學冕服圖稡為一編而釋奠須知滄州舍菜儀并載于後其神位向背器服制度與夫登降酌獻之儀無不備載獨所謂紫陽儀者亦因開元之舊文公嘗欲改正而未就者也逮及庚辰之歲全羅道觀察使咸公悼州縣釋奠之失儀輙聞于國求得儀文於成均將鋟諸梓以囑府尹柳公公亦樂從之未幾廉使趙公代咸公繼至董功益力時判官許君嘗在成均講究是禮甚悉者也觀其所得儀文未全乃

白趙公更報于國始得寧國全文以刊又以元朝至
元儀式附之是其節次先後於文公所欲改正者蓋
庶幾焉故今成均遵用之以是附于寧國之書釋奠
禮文粲然咸備悉為成書可傳於後數君子所以拳
拳於此必欲盡禮以祀先聖其有功於廟學有補於
風化可嘉也已

平原君趙公 璞 詩卷跋

昔予釋褐始筮仕有童冠六七人從而問字者今平
原君趙公安石年最少性最敏不以世家子自挾雖
當甚雨不憚徒跣而来予固甚重之及隷私試辭彩

精發曄然可觀予每加評點以賛之儕輩頗許以其
幼敏勗之也後果一舉擢魁科蹟顯仕華聞日播一
時從遊之徒皆出下風始信予為非虛美也前朝之
季政昏國疑岌岌乎殆時公尚少克灼天命乃與一
二將相大臣協謀擧義翊聞興運易亂為治拯我一
國生靈之溺隆功偉烈固已開於萬世矣又定社而
靖禍難佐命而開太平仍三代為勳盟先見之智英
謀之斷明且大矣今茲出鎭西都也不月之間不勞
于民以石安州之城克壯且峻藩屛之固萬世永賴
綜理之周規模之大皆前人所未及也若夫公於前

後均勞中外所至聲績卓卓然在人耳目者皆其餘事故不之及特書其大者以為跋今我殿下方嚮用公共圖庶政勳業之大當不止此而已予將執筆而又俟之矣

林氏詩軸跋

完山有林氏之女崔君之婦以孝行聞年尚幼陷于倭將汚以無禮慷慨不屈節罵賊以死鄉之文士為作詩若文以義林氏而慰崔君事聞于按部宋公既旌其閭又為作傳報大史氏林氏之節益以顯而崔君之悲可以紓矣予之無成均也崔君為博士予始

得觀其詩文凜乎秋霜烈日不足比其潔峩乎泰山嶠岳不足踰其高挺然歲寒松栢不足擬其貞雖古烈女蔑以加矣是雖天性之美亦由有父之教有夫之賢素礪節義之致然也予於是撫卷嘉嘆者久之

鑄字跋

永樂元年春二月殿下謂左右曰凡欲為治必須博觀典籍然後可以窮理正心而致修齊治平之效也吾東方在海外中國之書罕至板刻之本易以剜缺且難盡刊天下之書也予欲範銅為字隨所得書必就而印之以廣其傳誠為無窮之利然其供費不宜

歛民予與親勳臣僚有志者共之庶有成乎於是慈
出内帑命判司平府事臣李稷驪城君臣閔無疾知
申事臣朴錫命右代言臣李膺等監之軍資監臣姜
天霔長興庫使臣金莊侃代言司注書臣柳美壽寧
府丞臣金爲民校書著作郎臣朴允英等掌之又出
經筵古注詩書左氏傳以爲字本自其月十有九日
而始鑄數月之間多至數十萬字恭惟我殿下濬哲
之資文明之德萬機之暇留神經史孜孜無倦以濬
出治之源而闡修文之化思廣德教以淑當時而傳
後世拳拳焉爲鑄是字以印群書可至於萬卷可傳

於萬世規模宏大思慮深長如此王敎之傳聖曆之永固當益久而彌堅矣是年後十一月初吉拜手稽首敬跋

妙法蓮華經跋

永樂二年夏吾伯兄右使公遘疾其秋轉篤謂道人志先曰若吾不起爲成妙法華經以資冥福冬十月十有七日乃卒仲兄華嚴巳公與先道人謀所以追福者靡不力又於五七日間印成此經粧背已訖遂就殯側邀僧轉讀嗚呼吾兄稟性剛明處事精詳歷仕中外灼有聲績敦睦親姻克篤恩義位崇兩府年

踰六旬卒謚恭景公哀榮終始可謂無憾矣但恨夫位不滿其德年未享其壽積者多而施者少遽至於斯可勝慟哉

書澤隱詩卷後

曺溪然公號澤隱請衍其義予訊之曰謂渠爲三閭之徒歟則遇上之知非放也謂渠爲三高之類歟則嗣佛之法非漁也然則號之澤隱何居在易則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在禮則曰天時雨澤君子達亹亹焉易以嚴上下之分禮以通上下之理二者皆聖人之垂訓而君子之所當體念者也以

勢而言則水草之淵藪爲澤在地最爲卑下然其氣
外而雨露降焉則澤之道亦有施者焉吾聞浮屠氏
潛身山野不求聞達而其功必欲利物濟生普洽人
天其以澤隱自號者盖欲自處於卑下之地推利於
無邉也歟吾學術淺浮屠之法吾又未甞學姑以是
塞請其有合於師之心否歟有未至者願聞之師曰
盡之矣於是乎書

大般若經跋

右大般若波羅密多我大上王殿下願成也旣己卯
成粧背訖功傳旨臣近若曰予賴祖宗之積德佛天

之密護靡遺我朝崇奉益篤乃倍于勤用釋重負惟
欲尊心事佛乘之福利上以報祖宗之恩下以冀
邦國之永安藉除既往之罪愆種植將來之德本兩
已載惟大般若經其旨宏博諸經最勝普利幽明莫
此為大爰捨私帑俾印此經惟願先代祖宗考妣先
亡子婿眷屬普及法界含靈皆仗勝緣乘般若舡到
正覺岸三寶長興法輪常轉干戈永戢國步永康現
增福壽終證涅槃云爾汝宜書之以跋其尾臣近方
居憂制言不敢文承命感涕姑記所諭焉耳丙戌六
月日

題信齋江原雜詠前集後

右江原雜詠都觀察使淸城韓公尚敬之所著也公以門閥之冑詩禮之學早陞風憲[illegible]爲開國元勳出入中外卓有聲績稟氣之剛明處事之精詳爲世所服至其發於題詠者則典實而無華簡峻而不野發乎情止乎禮義忠君愛親憂國愛民之心藹然溢於賦興之中古人云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公之謂矣

永樂六年夏四月既望

又題信齋江原雜詠後集後

先正柳巷韓公脩詩律最淸峻大爲韓山牧隱公所

稱賞令其嗣信齋先生奉使開東録一帙愚嘗得而觀之清新沖澹真能得其家法矣愚既跋其後而歸之今又得觀此録圭復不已益嘆其妙其詠雄雉一心何耿介五彩自鮮明者真善於自道者矣後之觀者詎不謂吾言爲信永樂六年夏四月日

金書妙法蓮華經跋

永樂六年五月二十四日壬申我國祖啓運神武太上王晏駕我殿下哀慕傷痛斂殯奠薦必誠必信以盡其禮至於釋教追福之事亦無不盡其誠心於是與中宮靜妃同發願意命西川君臣韓尚敬等金書

妙法蓮華經一部以資冥佑命臣近跋其後臣竊惟
聖人之德莫大於孝而致孝之道其心無窮今我主
上殿下奉事太上致養致哀備極無憾猶不自以爲
足追福之擧靡不盡力致孝之心宜其無窮矣我太上
王以神武之資敦好生之德自在潛邸歷試諸難以
至開國未嘗殺一無辜行一不義大獲天人之助以
建萬世盤石之宗亦且歸信佛乘寫經造寺營締克
廣殿下承之無敗其道亦盡其誠誠之所至必有顯
應則我太上仙遊之駕卽得成佛之授記益衍翼子
之貽謀宗祧輦國萬世永賴矣

金書妙法蓮華經跋

永樂六年戊子冬十有一月己未上王遣内臣命臣近若曰我皇考太祖康獻大王以神武之資應運開國治化方隆四方御德逾殷萬機傳付予小子予以寡昧嗣承艱大憂勞致疾又傳付于母弟今國王殿下予乃怡神逸居以享尊富于茲九年御惟太祖大王奄棄群臣今國王孝誠深切慎終追福靡不盡禮予無所容力焉其所可得為而盡心者唯在小助追福之事耳爰命沙門金書妙法蓮華經父母恩重經長壽滅罪經又印華嚴經各一部惟願皇考太祖大

王皇妣神懿王后尊靈速證妙果超生淨域國王靜妃各保千秋予與佳耦大妃消災延壽共享尊榮宗社鞏固萬世永賴將俾後之觀者知予至意爾以文學嘗侍經幄爾惟予舊宜跋其後臣近竊惟人道之大莫先於孝三敎雖殊莫不以此爲重一也今我上王殿下追念先王先后誠孝功至願力廣大感應之效必速影響肖今觀者宜盍敬重而無忽焉

繡成願佛跋

覺身圓融充滿法界無處不在無刹不現然在肉眼莫得而見必憑象設然後寓其敬信之心此其鑄塑

雕繪各逞其巧以成厥象彌于天下至若刺繡以成尤為巧極而甚妙焉者也今我中宮靜妃殿下恭為主上殿下壽筭增延寶曆彌固齊年共壽永膺天祿親男諸邸各保壽康宗親戚里宰輔臣寮下至民庶咸蒙饒益幽明共利之願乃令宮人繡成千佛一軸八難觀音梵王帝釋各一軸精妙備臻功德最勝真寓敬信之心至矣吾心之敬既極其至則佛心之感捷如影響兩宮齊壽諸邸咸康一國與榮萬世永賴可信矣臣近承命稽首敬跋

陽村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陽村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銘類

鑄鍾銘 幷序

惟朝鮮受命之三年定都于漢水之陽越明年始營宮寢其夏命攸司鑄大鍾旣成建閣于大市街以懸之所以勒成新功垂鴻休也自昔有國家者建大功定大業則必銘于鍾鼎故其休聲鏗鍧聳動後人之耳目且於通都大邑之中晨昏撞擊以嚴人民作息之限鍾之用大矣恭惟我殿下自在潛邸德望日隆天命人心之歸自

有不能已者群賢礪翊咸效智力而一朝代高麗氏而有之宵旰彰憲立經陳紀以基子孫萬世之大平功可謂建而業可謂定矣是宜銘之貽示後來且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寳曰位何以守位曰仁言聖人以天地生物之心爲心而擴充之故能保有其位是天人雖殊其心則一也今我殿下即位之日兵不血刃中外晏然民之苦於虐政者皆知有生生之樂是則好生之德雖大舜蔑以加矣是尤不可不銘也銘曰

於穆我王受命溥將聿來新邑于漢之陽昔在松都

國步斯蹙我王代之除虐以德民不見兵會朝清明賢智效力躋于大平遠近如歸旣庶旣繁乃鑄厥鍾乃聲晨昏我功我烈是勒是鐫鎮于坤都於千萬年

子復銘 呂江閔公 安仁字

人有安宅天之所畀廓其有容廣以大庇匪危以傾匪低以庳不富而潤不雕而美胡背而馳靡所底止不遠而復悔也無抵速還爾車速擇爾里洒掃庭内荒穢是理修我垣墻備盜之至主而有之毋或他徙勉勉升堂數仞可企有子復氏惟禮之復克己之功四勿爲事出門如賓屋漏無恥以是修之殆庶幾矣

琇峯銘 自註玄上人之自號有抵隱之意焉

石之秀者琇也於玉比德維其有之也山之鋒者峯也所立卓爾末由從之也不櫝而藏不衒而光在崑崗也泉甘而土肥玉韞而山輝簪吾冠兮佩吾衣吾與子同歸兮

近峯銘

適遐自邇升高自卑萬里之徃一舉足時慎勿却步求至於斯我取而名欲以近思有老禪者同我襟期峯巒繞屋亘古在茲跬步可至夫何遠而睫在眼前知耶不知

獨秀銘 上人源峯道號

天有五行萬物化生得其秀者有人之名嶝巆之小
峯巒亭亭霜雪之條松栢青青此物之秀惟人最靈
我欲獨秀我德我明其功何自曰心之誠首出庶物
天下斯平

覺菴銘爲先上人作 志先

蠢蠢群生明明覺性應用怡然眞體自靜得之何先
志之結定畢竟同歸孰愚孰聖

題四字銘示兒子吉川君陞

公

公則不私心淸無欲事出至當是謂正直

勤

勤則不怠孜孜罔愆職無廢弛是謂忠賢

寬

寬則不苛事皆仁厚君子之德慶流于後

信

信則不妄持之以誠堅守其意毋自變更

讚類

讚勝嬴庵受賜 御札

穆穆我王天縱聖學於萬機間乃享圖籍乃闡天心

于翰于墨維翰有神如圭如璧有斐羸庵普濟之道
道譽外聞王心載懌錫以奎畫焜耀心目羸庵稽首
萬年無斁

三峯先生眞讚

温厚之色嚴重之容瞻之如仰高山即之如坐春風
觀其睟面而盎背者可以知和順之積中也
此言其容貌
光焰萬丈氣吐長虹方其窮而其志不挫及其達而
其德益崇是其肖次浩然而自得者必有因其集義
以充之者也

此言其氣象

好善之篤處事之通寬弘若河海之廣信果若蓍龜之公則其局量規模之大又非迂僻固滯者之所可得而同也

此言其材器

若夫性理之學經濟之功闢異端以明吾道之正仗大義以佐興運之隆文垂不朽化洽無窮眞社稷之重臣而後學之所宗也

此言其學問事業文章

慶叔宅主眞讚 三峯夫人崔氏

事君子順而義教兒孫慈而厲待親族惠而周撫婢僕嚴而恕是雖出於天質之美其亦有得於以德而相與者乎

御札李氏名讚幷序

予與西原李公同事恭愍王公充宿衛予持筆槖雖文武異途而於朝夕相與左右義若兄弟況吾韓氏之姻婭也其恩情尤篤焉時其家尊義谷先生尚康寧王以其耆儒舊德特加禮貌親書義谷清鄉四大字以賜之牧隱相國為之讚又於公承渡二字其名也渡本度字乃寓冊

揖之意而改之其期望不淺矣未幾王棄群臣
公亦繼逝嗚呼惜哉嗣子佐郎仲蔓抱以來曰
吾祖若父皆受恭愍親札於吾祖敬之故以字
於吾父愛之故以名吾祖既得牧隱之讚而吾
父名迄今未有讚之者後世孰知其宸翰哉吾
子辱與吾先人遊敢請恭愍筆法之妙李氏世
德之美牧隱言之盡矣予不敢贅第念夫子知
君家三世矣俛仰之間奄忽三紀追思曩昔末
懷存沒奉玩之際不勝感愴乃為讚曰
於昭雲漢著象于天其光下被品彙賁然仰瞻奎畫

維寶之傳孰應殊錫維臣之賢舟楫之渡期望匪輕
惟其有實是以有名名存事往感愴于情子孫世守
永保令聲

韓公尙質畫像讚 并序

政堂韓公在我國初入奏天子請更國號得朝
鮮之美稱者也今觀畫像敬作讚曰

惟玉之潔惟竹之節質禀乎天德進于學綠髮黃扉
丹心紫闥惠及斯民功在於國英敏之聲卓偉之烈
當與朝鮮之美號同垂於罔極也

牧隱先生畫像讚

挺天資之粹美窮聖學之精微肯襟洒落瑩徹光輝踐履極於篤實文章妙於發揮匪點之狂而有詠歸之興循惠之和而無不恭之譏學者仰之如山斗國家倚之如蓍龜膺大拜而不變其塞履大難而不怵於威赤心彌諒素節不移真公所以自道之辭也若夫江漢滔滔雲烟霏霏追逐歐韓並駕齊馳後之觀者知吾言之不欺也

伯兄右使公畫像讚 諱和卒謚恭景公

色之莊知其氣之剛儀之整知其心之正睦於親是其仁也信於友是其厚也識之明處事之精材之長

治民之良爲將爲相孚民之望是皆得於生質之美
非有待於學而至也予雖與之同氣而一體賢者是
兄而愚者弟也

崔文憲諱冲眞讚

身爲柱石邦家之績家爲學宮名教之功文憲之德
縉紳之則後學是宗求仰高風

祭文類

丙子六月十一日天使揚帖木兒等來越十三
日告宗廟別祭文

伏以祖宗積累之德必待後孫而發揚後孫旅感之

情能格祖宗之昭鑒蓋幽明之雖異而氣體則本同
故也某以眛末迫於推戴市不至於易肆家已化而
為國不離堂陛之上而作臣民之主非閑小子之良
實賴祖宗之渥澤遂蒙天子之允以得朝鮮之稱爰相
地以定都乃立廟而奉祀夙夜祗勤懼不克荷于茲
五年矣今月十一日朝廷使臣至欽蒙宣諭許令臣
息結為姻好聞命以還喜感何極夫連婚於帝室實
有耀於侯邦宗社之所安榮臣民之所慶賴茲修薄
奠敢告微誠冀垂歆臨永錫嘉吉克成釐降之禮從
見肅雍之儀俾優寵渥於一時益茂本支於百世伏

惟尚饗

勑祭白岳鎮國伯及都邑五方地祇之神新都城開基文

王若曰蓋聞王侯之達都必設城郭以固國此古今之通義也予以否德獲造丕業乃來宅于漢陽寢廟宮室既已告成而惟都城未築襟袍虧疎覘模未備是不可以緩也肆以今月初九日始興板築之役以作都城迨農未興期畢其功惟神保佑雨暘克順疾疫不興俾大役而成永爲萬世金湯之固神亦永有所享食矣故玆教示想宜知悉

祈雨祭文

於皇上帝臨下有嚴無象炳著人民仰瞻仁覆萬物無間洪纖降茲休咎虧盈益謙朕予不穀作牧蒼黔德微任重百責並集頻年旱涸民受其痁今茲夏月又瘧炎炎旱魃爲祲佐以飛廉熏灼吹扇熾熖旁覃塵飛田龜水竭川漂廢草枯爍瘁及飛潛哀我民口其將何餃罪實在我憂心如惔飢饉荐至危亡其阽愁歎之聲溢於閭閻惟天惠民引養引恬蠢蠢萬姓罪不胥漸胡寧忍此具瘁以憯三農曝背如在炰烙嗷嗷呼雨衆口攸僉罪實在我民將何堪桑林之禱

六事是詰雲漢之懼大命爲嫌我心憂畏豈可盡談
郊宮奠瘞靡神不宗牲幣既卒神何不歆聰明自我
在玆降監一雨普洒萬彙均霑是在俄頃豊穰可占
庚田早聽諒我至誠賜以甘霔既優既添農有餘粟
女有餘纎遂及鰥寡得育涵淹恭承天意永保民嵒
歲修寅祀無敢不欽

代夫人祭尹狀元文 紹宗

清爽之氣洒落之儀贍博之學雄辯之辭素有經世
之志卒不得大施斂其光韜忽其永違天乎命乎何
至於斯死生之故脩短之機公達是理必無疑也老

親尚在幼兒無依妾之所痛曷有已時恭修薄奠含
哀致祀知也歟不知也歟

門下府叅判三司事偰公長壽文

金天之精華岳之英降于西極哲人以生勳烈之懿
節義之貞炳炳世義于原有聲惟公先考見幾之明
迨原之季挈家而征乃來東國子孫其寧公起而仕
克殫厥誠險不辭難受命輒行驅馳王事敷奏帝庭
棹三寸舌達萬里情革我胡服加以弁纓除我危囊
開以大平功在民社邦家之楨學問之博辭辯之宏
才全德備世莫與京宜壽而老福祿是榮何期一日

奄閱儀形同升廊廟義若弟兄来門吊哭涕泗交零
薄奠以祭敢告明靈我辭非佞聆乎不聆嗚呼哀哉
尚饗

祭文

靈固毓德以涵仁兮既柔嘉而且淑生令族以閑習
兮致宗姻之仰則爰歸我而始笄兮執婦道以無愆
紛諸子之貴顯兮享榮養之既足能咸在於目前兮
團和氣以雍睦謂百歲終始斯兮曾離違其不覺纔
對影而低徊兮歘歲華之三换值再期之祥除兮益
永思而興嘆遡漢江而上征兮想僊游之判渙暨優

然如平生兮恐扶搖之褰羽翰知䰟氣則無不之兮或遺余以德音陳時物以妥侑兮諒中情之庶歆

代趙雨亭祭漁隱先生文 呂興府院君閔公霽 雨亭其婿諱璞

秋月之潔惟公之清良玉之栗惟公之貞蕭洒出塵之態清高絶俗之情得於天性渾然自成早安乎儒者之貧而固守不易晩享乎國舅之尊而素節不虧經濟之學而有風詠之興廊廟之器而有丘壑之姿大包乎今古而貫穿無際細入乎毫釐而剖析無遺讜言足以斷大義敏識足以决大疑縉紳之冠冕國家之蓍龜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天胡不慭遽至於斯

爲公道哭非獨吾私嗚呼哀哉予非坦腹乃忝贅甥
恩猶父子義篤師生園綦擁矣慈愛之誠歲將三紀
無暫變更繇公積德家慶發揚門闌龍起飛上天潢
漁軒有耀鶴禁熙祥尊榮備享門戶以昌予由韋布
位至廟堂盖緣攀附寵渥克彰中罹不淑鼓盆是傷
公心撫養無間存亡蒙恩罔極圖報何忘庶幾晨夕
永侍高堂何期一日奄閟輝光精明不爽遺命琅琅
敢不祗率以存令章玆脩薄奠敬薦一觴公不坐享
我涕其滂英靈如在上下洋洋感通無阻諒我衷腸
嗚呼哀哉尚饗

祈雨祭文　奉　教撰

天之視聽常自乎人人之休咎亦現乎天天人之際感應甚速不可誣也人之為政茹柔吐剛遷怒戮僕而使有罪者幸免無辜者罹刑是為失政而獲罪於天必災矣若夫旱乾水溢之災恒由君相反道敗德亂常失政自以一身之罪而召之甭然而無罪無辜蚩蚩之民林林之生先被其害以至飢饉盡瘁而莫之恤彼敗德而致災者反逸居而無憂天之於人降之災咎若此差爽而失當何哉此天道之難知而人所不能無憾於天地者也予以涼德承天地之保佑賴

祖宗之積累君臨一國于玆有年旱溢之災無歲無
之是皆不穀敗德而致其獲天譴宜矣敢不自責以
謝罪咎於上天乎歲在戊寅太上不豫權臣挾幼圖
害宗支禍變甚迫乃與一二義士欲保性命稱兵除
乱搶攘之際害及同氣驚動太王以傷厥心盖迫畏
死出不得已非有他心我罪一也以嫡以長翊戴上
王宗社載定中外又安不期奸臣又負懷安阻兵構
乱間我兄弟幸賴義旅隨即平定懷安由是謫在外
服上不得見太上之慈嚴下不得享宗親之安榮拘
留鬱抑有同囚繫是在公議非予敢私然在象憂之

心寧無舜德之愧我罪二也上王無嗣謂予毋弟且於開國定社與有勞效定為世子將俾繼統則旣然矣及其傳位非老非病一朝無故遽釋重器未知果出上王之誠心歟抑迫群情擁逼而然歟予心至今未知其然亦未敢以自安我罪三也上黨父子是予勳舊亦予姻親乃坐言語流竄在外親屬違離不得寧居亦已有年同盟之意予雖不忘彼之鬱抑豈可勝言我罪四也凡此四罪其於父子兄弟君臣勳舊之間皆失其道不得善處良由不穀非德之致獲戾於天以召災咎誠所宜也何敢怨焉但愍小民飢饉

蓊蘙飛潛草木皆至憔悴是誠何罪先受其害念此
痛悼憂心如惔惟天聽明罪福不差胡寧忍此具瘁
以憯凡人一朝之饔一物之得皆關乎天非可妄干
況以眇然之身君臨一國多歷年所非賴上天之命
其可一日而濫據乎天旣不以予爲有罪以付一國
之生民矣豈可不釋其罪以我一身之故而病一國
之民命乎惟願上天聰聽降監諒我之誠恕我之罪
不災于國而降于我享壽長短從國久近惟天所命
不敢有祈時賜甘雨旣優旣渥百穀豐穰萬物咸遂
鰥寡孤獨飛潛庶類皆得生育以登仁壽之域不勝

至願

祭朴子虛文 兒子代

天資之美學問之精踐履之篤正直剛明早魁多士籍籍其聲師于芹館濟濟有聲揚歷華要以登鴻樞奉使危難握節不渝承受帝勑復我版圖鐵嶺以北為國隩區功大不伐安於退休嗚呼不吊天禍左丘沉綿數載藥餌不瘳何圖今日奄致仙遊哀哀小子罹此閔憂設奠非奠涕泗交流神其來止慟莫攀留嗚呼哀哉

代金以時祭雙梅堂文

人有天性非學何成欲學之正必賴師明我以庸陋獲事先生教之循循旣詳且精厥終罔顯由吾不誠先生之德恭儉篤實先生之學深潛鎭密文摛國華功在王室謂復登庸爲時良弼天何不惠乃有斯疾藥餌莫醫音容永違山頹梁壞吾將安歸薄奠斯設涕泪交揮英靈如在式歆庶幾

代門生等祭愚門雙梅堂文

人有大倫本乎天理君父與師非有二致故生於三如一而事俱以不才遊斅中地獲入精掄視之猶子遽爾永違慟傷曷已嗚呼哀哉質禀純淑學通經史

敷為文章措諸政事謂將大施斯民是庇何遽不延乃止於此奠觴告哀庶諒誠只惟德惟公蔚有譽美

祭文

嗚呼我公忠直端方高標拔俗慷慨軒昂提刑秋部氣凜清霜歲務烏府振起頹綱分符攬轡張範龔黃懸車綠野進退其臧胡然一夕二豎為殃薤露歌催泉路杳茫

代伯兄祭夫人吳氏文

惟靈以淑慎之德躬執婦道治家以勤事親以孝庶幾同心百年偕老何不來年奄至大故一女惸惸子

心甚悼設奠哀號諒無歆顧嗚呼哀哉

陽村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陽村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事大表箋類

臣言洪武二十一年二月十五日陪臣門下評理偰長壽自京師回准戶部咨欽奉聖旨節該鐵嶺迤東迤北迤西元屬開原所管軍民仍屬遼東欽此臣與一國臣民不勝殞越仰陳卑抱者昊天廣大覆育無遺帝王作興疆理必正玆殫卑懇庸瀆聽聞惟敝邦僻在遐壤褊小實同於墨誌嶕嶢何異於石田況從東隅以至北鄙介居山海形勢甚偏傳自祖宗區域有定切照鐵嶺迤北歷文高和

定咸等諸州至公嶮鎮自來係是本國之地至遼乾
統七年有東女真人等作亂奪據咸州迤北之地睿
王告遼請討遣兵克復就築咸州公嶮鎮等城及至
元初戊午年間蒙古散吉大王普只官人等領兵收
附女真之時有本國定州叛民卓青龍津縣人趙暉
以和州迤北之地迎降闊知今朝遼東咸州路附近
瀋州有雙城縣因本國咸州近處和州有舊築小城
二坐朦朧奏請遂將和州冒稱雙城以趙暉為雙城
摠官卓青為雙城千户管轄人民至至正十六年間
申達亢朝將上項摠官千户等職革罷以和州迤北

還屬本國至今除授州縣官員管轄人民由叛賊而
侵削控大邦以復歸今欽奉見鐵嶺迤北迤東迤西
原屬開原路所管人民仍屬遼東欽此鐵嶺之山距
王京僅三百里公嶮之鎮限邊界非一二年其在先
臣幸逢昭代職罔愆於侯度地既入於版圖遂及微
軀優蒙睿澤特下十行之詔俾同一視之仁伏望度
擴包容德敦綏撫遂使數州之地仍為下國之疆臣
謹當益感再造之恩恒祝萬年之壽臣無任瞻天戀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遣陪臣奉翊大夫密直提學朴
宜中奉表陳乞以聞

賀龜圖見河清表

坤珍效異開一代之文明河水流清應千年而瑩澈照臨所暨林舞惟均竊以嘗聞聖神之興必有禎祥之至洛出書於有夏海不波於成周況今靈旣之符臻在是盛時之嘉瑞玆蓋云云睿哲齊舜唐網邁湯精一執中澄心源而崇治道緝熙敬止明己德而敘彝倫昭庶績之咸凝致休徵之屢現爰受四方之來賀實基萬世之大平伏念邈守邊封欣逢慶瑞恪遵侯度無懷江漢之朝宗恒祝皇齡願獻乾坤之悠久

三散千戶李赤里不花等十處人員准請謝表

天心廣德育物無遺海甸霑恩提封永保塞國知感粉身難酬粤惟海隅之邦自有分土之限設險之地寔曰我疆高皇之時已承詔旨雖女真遺種之雜處與吾民相習而久處況我墳塋之所存當保守而勿失故將奏牘而敢請冒嚴威而不辭獲蒙俞音許復舊境兹盖伏遇廓乾坤之量垂日月之明憐臣舞袖之難迴俾臣賜履之惟謹臣謹當倍殫誠於候度恒申祝於皇齡

永樂元年十月二十七日欽差內官太監黃儼等賫至欽蒙聖恩賜臣冠服一副錦段紵絲紗羅

一十六匹書籍二百二十四本臣父錦段紵絲
紗羅一十匹臣妃冠服一副錦段紵絲紗羅一
十匹臣等欽依祗受云云
命服自天恩光旣渥文綺耀日寵賚惟均撫分踰涯
撫躬知感伏念臣猥將瑣末僻在邊陲早逢盛治之
朝久霑膏澤及際重熙之運未効涓埃何圖睿眷之
隆特荷洪私之洽誥印曾頒於樹屛冕旒兼錫以承
篚老父蒙束帛之榮寡妻被副笄之飾且頒書籍早
識訓辭事罕古今感極天地玆盖伏遇仁敷字小度
廓包荒繪衣繡裳彰五服而命有德列爵分土達萬

國而親諸侯至使膚貧獲紆華衮臣謹當永守藩於
東海恒祝壽於南山

郊祀改元詔書表

簡在帝心報本反始欽崇天道踰年改元元日群生
罔弗同慶祗承舜孝克詰湯征雖求靖四方之虞而
不違三年之喪尊春秋之大統齊夷夏而同文體信
由中交神明而有道號年更始嗣曆服之無疆振古
如茲襃時之對伏念臣恪修候度悉秉省權根阻列
於駿奔顧揚休於虎拜

謝大尉表

守賜履於箕封涵濡霈澤想袞於舜殿請祝避嶺
宣命授臣大尉幷卯章仍賜臣御酒玉押字一匹馬
海青鷹鷂者有命自天寵榮既極惟德緊物錫賚仍繁
授分寶諭粉身難報伏念猥將弱齒僻處避陬為諸
侯必欽尊 王豈敢忘於述職念先祖所以委質庶
不墜其成功第因拘於保釐曾莫効於扞衛恩光忽
被於一已爵秩特崇於三公玆感愧之交心故僂傴
而受命矧令醉酒而飽德兼許鏤玉以署名霧鬣乃
來錦毛隨至顧乏微勞之可賞何圖睿睠之優加玆
蓋云云宇小仁敦包荒量大撫周漢中興之運推堯

錫博施之心記小邦援化於草創之時憐孤臣守節
於搶攘之際遂令異渥叠越常流臣敢不子蓄于宣
家遵贊敎時萬時億恒祝康寧

臣言洪武二十年九月二十八日陪臣郭海龍
回自京師欽聞朝廷出師胡人納哈出等率其
部落迎降軍前其地悉平臣不勝慶抃者
職專監撫丕贊皇猷運啓隆平克殲虜醜謳歌所及
抃舞惟同恭惟去云德稟英明資全勇智小心翼翼
順帝則以無違攸戢安安居人兵於不戰故此旃毳
之俗悉為冠帶之民武功既成令聞益著伏念臣猥

愓陋質叨守弊封告廟策勳欣逢混一之代稱觴上
壽遙瞻朝賀之班

謝謚號表

皇華忽臨恤典斯擧九原知感一國與榮切念臣先
父國王僻處遠邦幸逢昭代欽承天命委質爲臣懷
保民生盡心以治奄爾不祿于茲有年豈謂兪音特
垂眷澤茲蓋云云功著上下仁敦始終念先臣納款
之誠憐孤臣顯親之願遂令貞魄亦被耿光臣謹當
繼先志而益勤祝皇齡於有永

請子弟入學箋

祇承帝訓一德惟勤作成人材萬方咸仰茲披悃愊
肅瀆尊嚴顧我夷民幸同天性於洪武五年間臣祖
恭愍王上表請遣子弟入學欽蒙俞允方將蒙士之
旋進奄致先祖之云亡遷延至今籲呼斯切伏望曲
從輿意導宣王音遂令玄鄉之童得遊虞庠之冑臣
謹當歌菁莪之樂育祝洪範之康寧

正朝表

乾知大始式更鳳曆之春王用丕欽光啓鵠圖之慶
明遵縟禮率土懽聲欽惟齊聖廣淵溫恭允塞中天
下定四海開萬世之大平柔遠人懷諸侯比三年而

一聘茂對夏時之正益膺天命之新伏念權襲繼封
思修先職會同有繹阻參玉帛之班壽考維祺恭上
岡陵之祝

聖節表

身拘日表未參筍立之班目想虹光益切葵傾之懇
乾坤成物方值季秋斗電奐祥適臨彌月頌聲洋溢
景祚綿延欽惟剛健粹精聰明聖智風霆迅掃舉揚
武撥亂之權雲漢昭回傳堯舜執中之學爰當震夙
之旦茂迓泰亨之期伏念猥抱庸資權承先職天邊
閶闔雖阻列於闕庭地迫滄溟願添籌於海屋

賀元日表

邈居僕服常輸奉日之心攸還王正倍祝齊天之壽

須曆授時致三陽之交泰奉天承運開萬世之太平

春滿乾坤光增日月欽惟允文允武乃聖乃神蒞中

國而撫四夷柔遠能邇建皇極而斂五福敷錫施仁

茲當今朝之臨益擁純禧之集伏念權承世業燭遙

望天違阻參玉帛之班未稱椒頌恭上岡陵之祝

賀元日箋

地隔滄溟阻詣趨蹌之列春融彤禁聊伸頌禱之誠

斗轉春迴祥開鳳曆星輝海潤慶衍龍樓允屬謳歌

叅均蹈舞恭惟淵冲盛德王裕英姿三善克全明父
子君臣之懿四方咸仰協神人宗社之依茂對新陽
益膺多福伏念猥將駙寶權守弊封遙瞻繼照之光
恒祝延洪之祚

同前

北斗回杓氣暄陽谷前星啓彩慶衍春坊敷被寅正
春秋書一統之大尊居震索本支茂百世之隆允屬
謳歌叅均抃舞恭惟資全英偉體備温文夙知仁孝
之端令聞以著親近老成之德聖學惟新茂迎和氣
之臻益擁純禧之集伏念猥將庸品權襲弊封重閫

重輝想嘉祥於鶴禁曰壽曰富申善禱於龍樓

賀千秋箋

日集房躔震夙適臨於彌月雲開霄漢萬明繼照於
普天天申命而保佑篤生岐嶷之姿人歸心以謳歌
咸仰貞良之德本支彌固宗社以延恭惟性稟英明
躬敦仁孝撫軍監國弼成帝業之興視膳問安祗奉
天顏之喜化在同文之域共瞻圭器之尊爰值令辰
益膺多福伏念猥將庸質濯守弊封電繞斗樞想嘉
祥於鶴禁嵩添海屋申善禱於鯤岑

本朝箋文類

誕日賀箋

陽昇大壯萬物覩天地之情聖應貞符千齡繼祖宗之統日月方煥神人以和恭惟主上爲師因心則友既宜民而受祿曆數攸歸乃立嫡以承祧彝倫是敘茲當震夙之日茂對泰來之期伏念職忝分憂情深祝壽雲閑閶闔迹雖阻於烏趨境接滄溟舞忭同於鼇抃

冬至箋

一陽方動可觀天地之心萬福攸同益衍邦家之慶瞻聆所暨蹈舞悉均恭惟克寬克仁允文允武奉淸

廟之孝祀封越在天講洪範之訓辞逹其有極爰當
来復之日茂遇交泰之期伏念猥以庸資叨承重任
化宣南國愧無方伯之材心拱北辰願獻封人之祝

八開賀箋

職縻外服阻叅簉立之班情戀中天恒切葵傾之懇
千載一時蔚啓風雲之盛八開兩會光膺玉帛之朝
喜溢臣工慶綿宗社恭惟齊莊中正寛裕温柔夙夜
惟寅奉明祀於大室昧爽丕顯陳縟儀於廣庭衆賓
聳以啓衎蕆法宮而致禮爰聞戎律之語益篤齊敬
之心百祿是遒天地神祇之協贊四方来賀舟車貢

賦之畢臻理具偕而禮樂興和氣應而鳳凰至伏念叨承受鉞阻瞻垂衣九成致庶尹之諧欣想韶簫之奏三祝獻聖人之壽願效華封之誠

賀親祀大廟箋 乙亥年

繼天立極謐膺景祚之新尊祖敬宗宏賁徽稱之懿瞻聆所及蹈舞惟均恭惟御衆以寬奉先思孝久勞于外嘗歷試於諸難允執厥中乃終陟於元后誠由先世之積累宜擧大號以尊崇玆率舊章永膺多福伏念材踈製錦職忝分符以享以禋想登歌於清廟曰壽曰富效申祝於華封

誕日箋

觀風任重阻絫萮立之班捧日誠深恒切葵傾之懇玄冥按節乾坤回十月之良紫電凝祥閶闔盛千官之禮瞻聆所曁抃舞惟均恭惟闕文受寶籙而凝命神武應期奉金尺以正邦休祥協夢建萬世之大統開百王之宏規孝杞彌篤於蒸嘗冊禮庸行於嫡冢茲值誕晨之届益貽哲命之巡伏念猥以庸資叨承重任咨謀替度愧靡及周雅之辭曰壽曰康頌響用冀疇之福

臣等嘗於戊寅定社之時已蒙賞賜今又蒙特

稱佐命功臣之號所賜錢物不可疊受願乞辭
免伏望聖慈兪允者

大度克寬記纖功而必賞洪恩荐至懼小器之易盈
茲切悚惶敢祈辭避伏念猥將賤品幸際昌期當權
奸挾幼以圖危潛懷憤激賴聖智正倫而定社畧效
微誠遂蒙褒奬之榮濫荷優殊之錫及覩龍飛之慶
舉欣雀躍之心何圖佐命之稱兼示賞功之典物忌
大盛恐招滿溢之愆禮貴固辭願執讓還之志實慮
踰分而速禍非敢飾情以邀名伏望敦覆育之仁擴
昭明之照察臣知戒於盛滿憐臣欲享於保全許収

匪須使受讒益臣等謹當永膺寵命免遺三褫之譏共被生成倍祝萬年之壽

臣言伏值 主上殿下受誥命印章臣不勝慶抃者

盛德尊臨惟天為大寶命申錫如日再中凡在瞻聆悉均忻抃恭惟聰明睿哲寬裕溫柔精硏聖賢之書光啓文治謹守王侯之度克綏寵章真宗社之與榮致邦家之永固伏念材非適用職添監司咨度咨謀恐曠巡觀之任日壽日富倍殫請祝之誠

進三國史畧箋

唐書成宋儒之手盖編摩必待於後人殷鑑在夏后
之時惟治亂可觀於前代玆修史畧用讀宸聰粤我
海隅之邦寔惟天作之地自檀君之啓祚千載相承
及箕子之受封八條為治年代已邈文籍不傳四郡
介分勢難久於遙制三國鼎峙力莫能於合并日相
尋於田兵時僅有其國史記傳聞則多涉於荒怪錄
所見則未盡其詳朙逮王高麗有臣富軾凡例取法
於馬史大義或乖於麟經且一事之始終率再書於
彼此方言俚語之相雜善政嘉謀之罕傳國別為書
人雖参究恭惟聖由天縱學就日新周情孔思之精

微極研六籍之蘊與漢綱唐目之備具博觀百代之規摸不鄙臣等之空疎俾任史家之纂述乃約舊史勒成新書非徒去其繁蕪盖欲便於考閱臣等顧乏三長之學思効一得之愚朝修暮刪雖欲勉於隱括袞褒鉞貶豈足與之鋪張然善惡之具存故勸懲之斯著聽政之暇如蒙賜於暫觀致治之方未必無其小補

冬至箋

星昴正中載啓仲冬之候聖人富極欣瞻化日之長一陽方動可觀天地之心萬福攸同允協宗祧之慶

明達縟禮章王權聲恭惟德音溫文仁敦孝友克明
克類監成憲茲先王乃慰乃宣纘承命于新邑爰當
來復之旦茂迓交泰之期伏念職在專城情深戀闕
三十六國想江漢之朝宗億萬斯年祝岡陵之悠久

同前

玉衡指北適回履端之辰黼扆當中茂迓履新之祚
天行來復式啓一陽之生聖德光臨丕受四方之賀
堪輿瑞藹朝野懽騰恭惟克寬克仁允文允武所其
無逸謹義易閑開之規奠厥攸居得殷盤遷都之義
茲當令旦益擁純禧伏念任重分符材疎製錦漢之

賡江之永載歌羙化之行日之升月之恒倍切遐岭之祝

同前

中星在昴以正仲冬佑命自天永膺多福乾固陽德載添一線之長聖應貞符先啓千岭之祚四方來賀百祿是遒恭惟濬哲文明齊莊中正愼終于始惟懷伊訓之永圖自西徂東可謂周家之至德兹當至日之屆益擁綿緞之臻伏念猥以庸材叨分重寄化宣南國常歌漢廣之風心拱北宸願效天保之祝

賀冊世子箋

貳極居尊寵膺寶冊之命前星啓彩茂迓甲觀之祥允在謳歌悉均抃舞恭惟淵冲羨質玉裕英姿視膳問安祗奉天顔之喜撫軍監國允孚民望之歸爰當典禮之行益致彝倫之叙伏念叨承虎符之寄阻參鳳鑾之陪載賡重輝重潤之章願申曰壽曰富之祝

同前

位尊一家寵命有加禮謹三朝孝誠彌篤民心攸繫邦本以安恭惟德禀貞良仁敦友愛尊師重傳學問每進於緝熙主鬯承祧念慮常存於祗肅天叙旣勑人倫以明伏念猥把庸資攸逢盛際邈居外服阻參

朝賀之班景仰前星倍切壽康之祝

同前

寶冊揚輝光啓鴻圖之祚銅闈衍慶丕承鸞翼之謀邦本既貞輿情胥悅恭惟至仁育物大德齊天尊祖敬宗主器莫先於立長厚倫成俗仁民必本於愛親爰崇嫡冢之號以慰神人之望舊章斯舉景命惟新伏念華際昌辰叨承重任謳歌皆歸於啓樂與久老而同心富壽請祝於先誓殫臣子之至願

同前

職繫分憂宜諸邑趨之列情深祝壽願陳虎拜之詞

慶鍾一索秪承寵命之加禮謹三朝彌篤孝誠之功
謳歌所曁抃舞惟均恭惟王裕英姿淵冲盛德尊爲
嫡冢職專監撫之權親近老成學就緝熙之効百世
之本支既茂四皓之羽翼已成伏念猥把庸資叨居
外服星輝海潤常勤瞻仰之誠地久天長願効壽康
之祝

同前

上帝作邦神聖應龍興之運前星啓彩元良承燕翼
之謀輿情攀於國本彌固恭惟聰明睿智剛健粹精
同禹德之克勤曆數斯在得啓賢之能敬謳歌有歸

爰當寶冊之揚益厚璿源之慶伏念牧民材拙戀主情深夲支百世之詩頌賡周雅壽富多男之祝竊効華封

陽村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陽村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本朝牋文類

賀冊中宮牋

秋淸玉宇當萬物之利成日上金門想一人之有慶龍德應圖式叙人倫之本魚軒正位率循邦禮之常喜溢宮闈慶綿宗社恭惟深仁育物盛德在躬儆戒相成元資內助之理英明獨斷光啓大平之期五典克從萬世永賴伏念邈居藩郡阻詣朝班日之升月之恒常切祝齊天之壽漢之廣江之永願更歌正風之詩

同前

乾道當陽咸覩聖人之作坤儀正位式崇嫡后之尊
凡在瞻聆悉均蹈舞恭惟仁敦孝愛性禀温文聖德
繼祖宗而興基緒以正王化自閨門而始冊禮斯行
三綱之本既端萬福之源益遠伏念職叨分閫誠切
戴天風行南國之中載歌漢廣星拱北辰之上願效嵩呼

同前

飛龍在位景命惟新褕翟增輝壼儀斯正慶闡宗社
喜溢臣工恭惟寬裕温柔聰明睿智齊家治國式端
王化之源儷體居尊益厚人倫之本玆當冊禮之舉
茂擁慶祥之臻伏念製錦材疎分符任重盈朝之戒

想每違於鷄鳴祝壽之誠願必先於肅拜

同前

職繫爲州阻詣駿奔之列情深祝壽願陳肅拜之誠
寶冊揚輝丕衍鳴圖之慶壼儀當位式增翟茀之華
宗社輿榮神人胥悅恭惟德叅覆育化洽生成理國
自家風化實由於內助儷德作配冊禮茲率於舊章
爰當嘉會之期盍擁純禧之集伏念職在藩郡誠戀
雲霄正始之詩載詠關雎之樂多壽之祝願同嵩岳
之呼

賀冊妃箋

位臨大寳光膺天命之歸禮備中宮式厚人倫之重縟儀斯賁景祚彌豊恭惟邁舜文明躋湯勇智撥亂反正克成戡定之功屈法施恩優示好生之德風化允資於内助冊號冝尊於舊規翟茀增輝鳴圖衍慶伏念幸逢熙運叨守方州關雎正始之詩載歌盛德華封多壽之祝倍切忠誠

賀冊世子箋

臨軒發冊宏開一索之祥立嫡承祧益崇百世之本瞻聆所及蹈舞惟均恭惟睿聖廣淵温恭允塞無爲而理永底生民之安立愛惟親克享天叙之典茲當

慶會之擧以歸大平之華伏念猥把庸資叨居弊邑謳歌歸子欣逢夏室之隆富壽多男願效華封之祝

誕日賀箋

蕤賔啓律時方協於薰風上聖膺符日適臨於蕤月瞻聆所及懽抃惟均恭惟剛健粹精聰明睿智允文允武盛德合於陰陽俾熾俾昌至治隆於今古茲當令辰之扃益擁純嘏之臻伏念迹寄空門身逢盛代朝熏夕炷惟勤謳誦之功地久天長恒切壽康之祝

賀冊世子箋

黃華紀序適臨九月之時靑禁凝祥願獻千秋之祝

聖曆應期紹復千齡之統緒儲闈衍慶式崇百世之本支允在照臨悉均蹈舞恭惟聰明睿智寬裕溫柔率祖攸行典章文物之大備立嫡以長謳歌朝覲之皆歸天秩之禮既庸人倫之道益厚伏念幸逢盛際叨守弊封五典克從光啓文明之理萬年惟永倍殫頌禱之誠

陳情箋

臣近言臣本庸愚惟以文句微識得蒙殿下舊眷之恩爲日久矣在前朝時愚狂觸法罪在不測幸親聖慈曲加哀矜獲保性命臣於當時自謂從今至死之

年皆是殿下之賜誓心告天粉糜圖報及值殿下受
命龍飛之日大度匿瑕召還于朝擢置樞府俾忝都
堂官榮祿厚踰越涯分再造之德昊天罔極常切自
念幸生聖朝開國之初濫荷爵命備員宰相而以無
能未立寸功故不得與原從功臣數百餘人之列揆
分則宜於心獨愧又切自念自昔聖君賢相功德之
盛格于天地光于四海然必托於文臣之詞而後可
以傳於後世今我殿下神功聖德度越前古文臣林
立發揚讚頌洋洋盈耳雖典謨之所記雅頌之所歌
亦無愧矣尚且不鄙臣之淺陋命撰文詞臣乃盡心

殫力敢效薄技以鋪張聖朝功德之懿是則臣於景
運方興之際雖不得展絲毫之效其於傳播後世之
事亦不可謂無所小補雖或得與原從之功數百餘
人之末未必不可久蘊此懷瞻望天日然以自進自
媒士女之醜行故不敢宣露欲言復默有年于玆又
切自念臣之事君猶子事父子有所欲必言於父而
無隱情親之至也今遇殿下覆育之慈如天廣大鴻
纖之類靡不遂生幽遠之情靡不畢達愚臣安敢心
有所懷嫌於自媒而不宣露徒抱怏鬱以自踈外於
恢廓仁明之大度哉於是忘其自媒之醜敢陳臣所

撰進之詞有關大體者一二于後伏惟聖慈垂察焉
東北面王業所基根本之地也上國欲於鐵嶺立衛
之時臣撰表文欽奉迴咨曰鐵嶺之故王國有辭由
是國家更無東北之憂爲我臣僕以翊興運事雖在
於前朝利實關於今日者也皇考桓王定陵之碑臣
與鄭摠同奉教撰開國功臣教書之文悉皆臣所修
改郊社宗廟之樂章定都營宮之文簿亦皆臣所撰
修雖其文辭鄙陋然於開國之初事功之義足以傳
於後世之大者也去年之冬留滯上國賀正使門下
評理臣安翊等至敬承中宮訃音臣與鄭摠金若恒

盧仁度等告翰林院以達帝聰故於臣回還之日欽
賫勑慰聖旨以來此乃古今絕無之盛典也臣與翰
林官每稱殿下事大之誠戊辰迴軍之功故於宣諭
丁寧以褒美之此亦我國臣民罔不懽忻之美事也
丙子賀正之表臣獨修改而鄭道傳未嘗同修之故
亦辨明之故臣所賫來宣諭及咨皆不復言道傳赴
京事也臣以海外小儒隨班翰林院中日赴文淵閣
上既賦應制之詩又蒙御製之賜使我朝鮮聲譽之
美播於中華別有光於四夷諸國皆由殿下事大之
誠感動天地之使然爾而乃自於臣身而發之豈非

臣之大幸哉是在後日雖謂臣爲不辱命於出使之日小有補於開國之初亦庶幾焉伏望主上殿下恕臣自媒之醜憐臣狃愧之情俾臣之名托於原從之末不勝幸甚臣無任戰兢慚汗之至

辭免起復花山君箋

草土臣權近稽顙上箋臣遭家禍慈母見背身居衰絰甫踰三月過蒙聖恩除臣爲資憲大夫花山君修文殿學士又蒙聖恩令臣起復臣聞命下感愧交集惶懼無措竊伏惟念事君之忠事親之孝臣子大節不可偏廢而有先後長短之異故孝經曰事親孝故

忠可移於君傳曰事親日短事君日長此古昔聖賢
所以原天理之正酌人倫之宜以立萬世之常訓者
也臣於母在之日晨昏之養多所闕失今罹凶憫亦
不致哀雖帶衰麻安於食稻子職之孝永已虧缺是
在禮法所當棄絶及蒙抜擢榮除爵位俾起就職息
寵之優實踰涯分臣豈不欲脫衰即吉以榮子身又
伏惟念臣本無狀徒以章句末學盜竊虛名猥廁文
臣之列濫為學者之師為日久矣今若冒榮短喪蹈
壞聖法以玷風俗則臣平日立身之本掃地盡矣將
何術以裨國家又將何顏以訓後學哉奪情起復雖

治今與然有禦侮之材治事之智者不得不然今者所以復臣爵位者非以使於禦侮也非以使於治事也惟謂粗知文墨而已文墨之事不必仕於公府然後可辨也雖在衰經之中苟有朝命敢不研精竭力以供其職哉度臣之出徒壞禮法無補聖治臣之不出上可以供職下可以守禮臣子之道庶可兩全又況於禮父在為母齊衰周年則臣衰經之日其期甚短效忠於殿下之日為甚長矣伏望主上殿下恢擴大度俯察愚情收還起復之命俾終衰経之制以光孝治以勵風俗不勝幸甚臣近無任兢惶懇迫之至

稽顙以聞謹言

不允批答　　郎舍趙庸 製

省所上箋辭職事具悉親喪固所自盡子職當然君命有所不行予心是愧事親雖孝棄君非忠矣人之喪不得已而從君之令其可廢乎顧以耿介登茲寶位不有賢者其能國乎要得忠臣當求孝子道紀有自來矣明學術者幾人才難不其然乎東文柄者蓋寡卿以程朱之學游夏之文名振中華德尊東土可以秉史筆可以格君心不幸遭喪雖與接見制禮作樂誰辨情文事大交隣孰爲辭命已踰三月何待期

年故策卿爲本官仍命起復非莫之禁而不爲是從
之而不得緣孝子之情則宜嘆事親之日短緣寡人
之情則不知事君之日長卿雖無禦侮之材而有治
事之智道德以爲己任文筆蓋其緒餘今反以文墨
自任曰雖在衰經之中不廢文墨之職卿以衰經共
文墨之事則是冒凶當吉予以文墨命衰經之人則
是加吉於凶吉凶異宜混諸則亂節衰起復移孝爲
忠遂命終喪不忠非孝卿若外除麻葛內抱悲哀殷
奠盃虞練祥無闋既補孝治又振文風勉從予懷祗
就乃職所請宜不允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草土臣近言臣於今月二十日准禮曹貼伏奉
王旨令臣起復就職所司依貼已出臣近顧辭
職終制仰陳卑抱者
乾坤覆育物各得宜臣子籲呼情在畢達茲殫哀款
庸瀆聰聞竊以孝爲百行之源是帝王教化之先務
喪有三年之慽乃聖人禮法之大經無貴賤而皆同
此古今之通義雖當金革而無避尚且麻經之不除
故後世奪情之所爲蓋一時變禮而非正韓魏公不
以爲朝廷之好事史丞相用以招大學之群譏卒遇
聖朝特隆孝治禁臣庶易月之制伸人子終天之悲

人紀以修風俗斯義伏念臣近本無材智之實用徒
竊章句之虛名諂以趁時久玷華班而不恥拙於營
產常資利祿以為生曾未答於國恩遽自罹於家禍
慈顔見背泣血摧心慟斷織之難酬思居廬而自盡
月行甫閱於三殺天澤忽霈於九霄俾仍封君且帶
館職上有君命雖不可俟駕而行內纏親憂又安敢
脫衰而出冒陳危懇敢乞終喪尚俞音之未蒙優新
渥之荐至十行綸綍之詔榮承批荅之寵章兩府政
事之堂擢拜簽書之顯秩感銘既極愧赧彌深惟賴
風憲之司克慎綱常之道謂起復未可以輕舉必要

務所關而後行用以延數月之間誠有爲吾身之幸何圖勅旨之再降致使臺貽之遵依有吏報言令臣就職臣已於今月二十二日起程赴京俟命外顧無急時之用何必短喪而行雖㕓息之殊常恐公議之靡合願循古禮以盡餘哀非苟欲其邀名冀少裨於興化伏望至明垂照大度包容推錫類之孝思寢褒衰於權與收臣爵命之寵遂臣分願之私則臣謹當卒禮莫從移忠是勉免喪時至即突弁以趨蹌事國日長期粉身而報效

臣言願乞辭免本職仰陳卑抱伏望聖慈俞允旨

天地生成之德悉令庶類以得宜國家憲度之司豈
可庸品而濫處慈殫畢懇敢瀆聰聞伏念臣近裏性
迂愚學業孤陋見識暗於幾會議論闊於事情故自
前朝雖居顯秩惟以責文墨之任未嘗付紀律之權
乃逢昭代之作興尤荷眷恩之優渥上王收之於擯
謫之後猶于死而再生殿下用之於憂恤之中奪其
情以復職辭不獲命勉以就官俄超遷於政堂又叨
侍於經幄實踰涯分常切悚惶何圖鳳綍之載頒乃
使烏臺之兼任仰懷感激之志俯慄盈溢之憂知成
命之難迴欲遜辭而莫遂就列已逾於旬月報效實

之於絲毫幸賴聖度之寬容曲從瞽言之狂妄除外
吏銀器之弊罷私門甲兵之威聽納如流治平可待
宜繼進其忠讜用裨益於聰明然非識時俊傑之才
豈陳經國謨猷之美矧忌衰而冒寵大節已虧將正
俗以移風何道可致每當籠街之喝有若撻市之羞
且訟牒之紛紜非通敏不能以剖析抑朝綱之廢弛
非嚴威不能以振修而臣柔懦而無嚴威固滯而非
通敏此宸衷之灼見亦衆心之共知寧將不稱之資
久曠莫重之職縱遭罹於罪戾臣實自甘苟迷於
事宜國將何益伏望明垂亮哲廣敷揚求得謇諤而

任以紀綱放踈慵而置之閒散則臣謹當訓一經於
童子助宣王化之行効三祝於封人倍獻聖壽之末

不允批答　　　　　　　　　　　郎舍製

省所上箋辭職事具悉一國安危至重大臣去就未
可以輕鈞相遇之為難何欲退之遽忽卿資材醇美
器度溫慈生長世家謹守謙恭之訓討論經籍深得
義理之源學旣通於天人識能貫乎古今在諫院則
忠犯主怒冠胄庠則望孚師模進居帷幄而啓沃弘
多超登樞府而風猷益美早叅廟議從容協贊於政
機再覲王庭夷險不墜於臣御天子賜康侯之接士

夫歎孝子之行嘉乃忠勤俾[illegible]近擢置之於省府
仍提之以憲綱授朝廷耳目之官爲國家腹心之寄
而卿屢陳讜直之言而彌成寡德雅著清修之操而
儀表群寮顧常切寄任之心何遽有退休之請雖早
爲乞身之計難以曠憲之司於戚置散投閑卿之自
處則善矣繩愆糾繆予之所望者誰歟其體眷懷後
還職事所訴宜不允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陽村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李節制兵馬宅